



责任编辑：王维砚
E-mail:ghxwghzk@126.com

G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15年跑成“金牌司机”

本报记者 李逸萌

“您好！我是配送司机孙志田，您的货物现在开始配送，大概两小时到。您看合适吗？”左手拿着配货单，再次核对货物，右手拨通客户电话确认时间，每次出车前，孙师傅都要重复这样的基本操作。

作为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城市配送司机，驾龄近30年的孙师傅已经在福州的道路上跑了15个年头。今年春节，他第9年选择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

从业以来，他始终坚守12字原则——安全第一、技术过硬、吃苦耐劳。从货物码放顺序到提前规划出车路线，他认真负责的态度体现在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中。常常有客户“点名”请他配送，他成了圈内小有名气的“金牌司机”。

去年除夕夜，盛辉物流集团接到通知，要将一批防疫物资配送到连江、罗源、长乐以及福州各大指定医院。“让我去！”原本不值班的孙志田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刻找到主管请示。

踏着辞旧迎新的鞭炮声，孙志田出发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中，路况并不理想，当他运完最后一批防疫物资时，已是凌晨4点。

事后有人问他，去这些地方你担心吗？他说，担心肯定有，但是人人都在坚守，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实际上，这并不是孙志田第一次承担急难险重任务。“我是退伍老兵，让我去！”他总是这样说。

2016年，闽清发生水灾，当时前方情况并不明朗，孙志田主动请缨，运送物资到受灾严重的村庄。当物资安全抵达，下车后，洪水已经没过了他的膝盖。他丝毫没有犹豫，下车将物资一件一件卸下来，送到村民手中。

他先后带出了6名徒弟，每次当车队队长把新的驾驶员交到他手上，他总是告诉他们：“要有安全第一的思想、技术过硬的本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从事交通运输服务行业，每天和形形色色的客户打交道，把客户的货接回场站，再把货送到客户手中。面对这些繁杂的工作，孙志田从不抱怨，他总是说，“每个人的社会分工不一样，咱会开车就踏踏实实把车开好。”

2020年，孙志田入围由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2020年百名“最美货车司机”。

制药车间的设备“医生”



赵春青 绘

本报记者 李丰

洗手、消毒、穿白大褂……早上8时，略带寒意的晨风还未吹醒晨雾，陈圣彦已做好“全副武装”，走进贵阳济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部车间，轻车熟路地给他的“老搭档”“把脉”。

接通电源、扭开胶囊填充机开关，将参数调到30Hz，打开机器后盖、摇动盘车，让空机器转两圈。陈圣彦是公司生产部车间一线班组长，开工前检查两台填充机是他每天必做的“规定动作”。15年日复一日的练习早已让他对每一台设备了如指掌，对每一个检查步骤都烂熟于心。

“车间里的两台机器一天要承担200多万颗胶囊的生产任务，检查设备和调节参数至关重要，我只放心把机器交给他。”生产车间负责人穆敏说，“别人调不好的，陈圣彦都能调好。”

其实，陈圣彦在校时学的是药学专业，对机器操作并不熟悉。为了摸清机器性能，那段时间，他每天都第一个来到公司，检查设备、练习操作，有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傅、上网查资料，还把说明书带回家仔细研究。

在生产线上，陈圣彦需要每隔10分钟加一次空心胶囊和药粉，还要抛光和筛选破损胶囊，这些枯燥的动作他每天要坚持做8小时，工作服常常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填充机运转时产生的粉尘沾满了他的全身。

筛选破损胶囊是保证药品质量的重要环节，也是极考验眼力的精细活。很多同行为此伤透了脑筋，陈圣彦却只需扫一眼，便能准确地将每颗破损胶囊都挑出来。

“炼成这‘火眼金睛’有什么秘诀吗？”面对的大家的疑问，陈圣彦腼腆一笑说：“哪有什么秘诀，不过是熟能生巧罢了。”

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2014年，陈圣彦开始利用业余时间 在贵州医科大学就读成人自考药学专科。整整4年里，他每天下班都要去学校学习两个小时，每次回到家都已经过了晚上10时。陈圣彦说：“那段日子虽然辛苦，但心里甜丝丝的，获取新知识的感觉真好！”

如今，不管是业务能力还是理论水平，陈圣彦在公司都是佼佼者，他先后获得“贵阳市劳动模范”“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李娜

“青铜尊在埋藏前已经被砸坏，缺失部分未来将通过泥塑、制膜等方式进行修复，预计完成表面清理、取样、尊内CT探明等环节后，修复时间在半年左右。”3月24日，三星堆“上新”热度持续不减，《工人日报》记者来到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见到了连续高强度忙碌多日的文物修复大师郭汉中，他通过手机照片向记者介绍着一件三号坑出土青铜尊的清理情况。

照片中，高70余厘米的青铜尊“平躺”在操作台前，郭汉中目光专注、眉头紧锁，小心翼翼地清理着覆土，沉睡千年的精美纹饰清晰可见，这是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的最大青铜尊。

16岁入行至今，郭汉中修复的文物超过6000件，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像等文物器经他的手以近乎完美的姿态重见世人。

最新的发掘成果让郭汉中热血沸腾，更多新文物的出现意味着更多汲取养分、积累经验的机会，这也是文物修复工作最让他着迷的地方，“让残损的文物重新‘复活’，每一次漫长的摸索都仿佛是穿越时空、跨越千年向古人讨教。”

静下心来，坐得稳

3月20日，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阶段性成果发布，消息一出举世瞩目，守在博物馆外的各路记者，还有暴涨的游客到访量，都让郭汉中感到无比幸运——当人们翘首以盼时，他却可以第一时间近距离接触文物。当然，压力也随之倍增。

这并不是郭汉中第一次见证世人对三星堆的关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横空出世，3000年前的神秘古蜀文明引发轰动效应，不过，当年他只是懵懂的考古学徒工，与今天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技术带头人的身份相比，肩上的担子不可同日而语。

过去30余年里，郭汉中参与了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文物的出土发掘工作，主持修复了各类青铜器、玉石器和陶器，包括青铜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等国家珍贵一级文物。

G 人来人往

匠心要靠“小火慢烹”

李娜

前几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网络，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得到极大关注，但每一次出镜，王津都希望自己做文物的“男配角”，在他看来，发挥出钟表的最佳“演技”才是他的本职工作。和王津一样，郭汉中也更愿意躲藏在文物后面，做一名沉默的时光匠人。

对于当代人而言，这样潜心追求的精神境界几乎是“奢侈品”。文物修复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在时光的“小火慢烹”中累积经验，这，让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来自国家文物局的数据显示，我

本报记者 陈俊宇 本报通讯员 黄亚琼

本

天

伴随着TBM隧道掘进机幽山的轰鸣声，天山胜利隧道出口端传来喜讯，左右主洞掘进达1000米，服务隧道掘进超过1500米，标志着隧道施工进入全面提速阶段。这一天是2021年3月18日，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天山深处的天山胜利隧道出口端白雪皑皑，寒风凛冽，气温达到了零下15摄氏度。

时间回到2019年，连接乌鲁木齐至库尔勒尉犁的乌尉高速正式开工，全长323.8公里，项目建成后 will 彻底打通天山南北的交通运输屏障。乌尉高速全线共17座隧道，总长47.655公里，其中，以贯穿胜利达坂、长22公里的天山胜利隧道最为关键，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

一群建设者在这里昼夜奋战，攻克施工技术难题，在崇山峻岭中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劳动画卷。

发明“长隧超短打”

达坂意为山口，胜利达坂是天山山脉横

与三星堆文物对话

作为三星堆的镇馆之宝，高3.96米、树干残高3.84米的一号青铜大神树，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境的文物。但鲜为人知的是，从祭祀坑出土之初，神树只是一堆混杂着泥土的碎片，树干断成三节，树枝断为几十节，鸟儿、果实的碎片不计其数，残损情况十分严重。

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储藏青铜器碎片的隐秘小屋内，郭汉中和师傅杨晓鄂用

G 人来人往

匠心要靠“小火慢烹”

国有1000多万件待修复文物，而文物修复工作者却只有2000多人。此前，高考高分的钟芳蓉“追星”偶像樊锦诗报考北大考古学专业，一次普通的个人专业选择，竟引发“有没有前途，值不值得”的社会讨论。

好在，在这个世界总有人坐“冷板凳”，譬如郭汉中，不仅经年累月地修文物，更身体力行影响许多人。

在郭汉中动辄以“年”为计算单位的修复时光里，每一件“重生”的文物，都似是与先人穿越时空的协力之作。没人知晓古代匠人在铸造器物时是否对后人怀有期待，但在文物修复这场联通古今的接力中，匠心之赤诚薪火传承。

本

天山脚下，一群建设者正为建设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昼夜奋战——

在超级隧道里掘进

亘在乌鲁木齐和库尔勒中间的重要关口。

“要翻越胜利达坂，若在夏季可以开车走国道，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若是徒步则要将近12个小时；天山胜利隧道贯通后将直接缩短至20分钟，且安全系数大大提升，全年24小时可通行。”中交二公局天山胜利隧道项目总工程师毛锦波说。

但是，隧道施工面临海拔高、气温低、氧气稀薄、地质条件复杂、工期紧等诸多棘手难题，寻常的问题在天山脚下会被放大数倍。

项目开工前，隧道施工组织是首要技术难题。

“刚来项目时，做梦都在寻找最优的施工组织方案，只要想到不同方案，半夜都会爬起来计算确认。”毛锦波告诉记者，工程越复杂、特点越突出，越需要找到最佳施工组织方案。

“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反复分析成本、进度、安全、质量，通过线性方程拟合，将相关系数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根据细微差别对比，终于发现了隧道的最优间隔施工距离为800米左右。”毛锦波指向办公室墙上挂着的平面施工图，解释他发明的“长隧超短打”技术的施工原理。

利用TBM快速掘进的效率优势，在每个

G 人来人往

最传统的办法，根据碎片断裂缝隙结构，最大程度对神树残片进行拼接愈合，修复周期前后长达近7年时间。

“文物修复不是创造性工作，必须尊重历史，所有断裂处茬口必须吻合无争议。”郭汉中告诉记者，每一件器物的复原都需要修复者静下心来、坐得稳。

“这是一项孤独的工作，充满神秘，带来快乐，给予内心洗礼，它会告诉你，怎样去认识世界，面对生活。”郭汉中对文物修复有着特殊理解。

邂逅远古文明的“学艺苦旅”

1984年，16岁的郭汉中带着对考古的好奇，扛着锄头跟随省考古队进入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发掘现场，由此开启与远古文明的奇妙缘分。

然而，文物修复技术的习得并不容易。清洁、拼接、整形、补配、随色、做旧等六大工艺环环相扣，每一步都需要过硬的技艺、十足的耐心与专注，这其中还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鉴定学、金石学、金属工艺学、化学、美术鉴赏学等多学科、多工种的融合。

只有初中学历的郭汉中如何补齐这些短板？“我运气好，接触到了很多大师级专家，只要一有机会就向他们请教。”郭汉中坦言，最初只想找一份谋生的工作，未曾想觅得一生的事业追求。

随着工作成绩日渐突出，他受到了诸多业界大家的关注和指导，雕塑大师赵树同、陶瓷研究专家毛超群、文物修复专家赵家英……郭汉中开玩笑说，“要是把所有对我传道授业的老师名字都列出来，一张纸都不够呢。”

“勤快聪明。”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陈德安这样评价郭汉中。师从郭汉中18年的文物修复师王丽则认为，“老师非常有天赋。”

“每一次修复都必须心怀敬畏，在有十足把握下动手。”郭汉中说，灵性与天赋的背后，是经年累月的下苦功。

为锻炼操作水平，他非常注重细节，不仅在磨练中熟练掌握了各种修复方法，还创新探索出塑形雕刻、黄泥石膏翻模、浇铸铜铸件等操作法和“铜补铜”等先进工艺。

“学无止境。”53岁的郭汉中感慨近些年行业变化之大，作为历史考古末端环节，文物修复从最初的几把手术刀，到后来的电动工具、新型材料，技术、理念不断更新，为修

G 人来人往

匠心要靠“小火慢烹”

国有1000多万件待修复文物，而文物修复工作者却只有2000多人。此前，高考高分的钟芳蓉“追星”偶像樊锦诗报考北大考古学专业，一次普通的个人专业选择，竟引发“有没有前途，值不值得”的社会讨论。

好在，在这个世界总有人坐“冷板凳”，譬如郭汉中，不仅经年累月地修文物，更身体力行影响许多人。

在郭汉中动辄以“年”为计算单位的修复时光里，每一件“重生”的文物，都似是与先人穿越时空的协力之作。没人知晓古代匠人在铸造器物时是否对后人怀有期待，但在文物修复这场联通古今的接力中，匠心之赤诚薪火传承。

本

天山脚下，一群建设者正为建设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昼夜奋战——

在超级隧道里掘进

车行横洞处开辟主洞的辅助工作面，以相邻车行横洞间距800米为施工段，将整条隧道进行切割，这就是“长隧超短打”。

这一技术的发明，不仅为项目实现了降本增效，填补了国内隧道施工技术空白，更是将工期从72个月缩短到52个月。

了解设备比女朋友还多

隧道越长、施工难度越大是行业内的共识，将隧道掘进机应用于高速公路山岭隧道，这在国内尚无先例。

“我们前后做了很多测算、比对，最终这个方案顺利通过专家论证，还申请了国家专利。”中交二公局天山胜利隧道项目经理李亚隆说。

“TBM是项目的关键生产力，也是国内高速公路隧道首次使用该技术。”今年32岁的TBM队长陈立强告诉记者。

“陈队长，昨晚主洞爆破，大量碎石飞溅，导致中导洞堵塞，隧道内的高压线也掉落了，无法继续掘进。”3月19日一早，正在用餐的陈立强接到电话，匆匆放下碗筷，直奔现场。

头戴红色安全帽，身着金色反光衣的陈



复工作带来更多可能，他时刻保持着学习紧迫感，不让自己掉队。

让更多人品读历史的符号

“历史长河中，我们都是匆匆过客，人这一辈子，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不辜负来到世间这几十年。”郭汉中说，每当走进博物馆，看到陈列厅里自己修复的文物作品，内心都会产生极强的职业成就感。

在他看来，文物修复就像拼图，只有在最后一枚碎片复位后，才能够完全读懂这些历史的符号。沉浸于器物、纹饰的千变万化，郭汉中常常会被古人的精巧技艺所惊艳，对古代匠人产生由衷敬意。

在他心中，最完美的修复就是竭尽全力洁净复原，最大限度把器物本来的信息保留下来，“修物实为修身，修艺也是修心，我修复文物，时光也修炼了我，半生追逐，乐在其中。”

采访中，郭汉中分享了一件多年前与恩师杨晓鄂的趣事。

1988年，一个下雨天，他正蹲在地上修自行车，站在一旁的杨晓鄂打趣说，“小郭，学技术要鼓动儿学，学到的手艺都是你的，谁也不偷不走。”

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影响了郭汉中的整个职业生涯，“学为所用，自当不遗余力”。

“工作时，时常觉得时间是静止的，不知不觉间都有了白发。”工作之余，郭汉中悉心传技，为四川省内成都、绵阳、德阳等地区的博物馆、文管所培养了一批文物修复技术人员。

“这个工作熬心，愿意做的人不多。”郭汉中告诉记者，文物修复工作专业跨度极广，高校毕业生进入岗位后仍需漫长的磨砺，工艺技法主要靠师承延续。他从1992年开始带徒弟，但最终能留下成为专业修复师的人并不多，该行业也面临人才断档的问题。

“6个新发现祭祀坑出土的文物举世瞩目，对于文物修复工作者，意味着更重的责任。”郭汉中所希望，未来有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把这门手艺发扬光大。（制图：陈子蕴）



此图为受访者提供 左上图为本报记者李娜拍摄

本

G 人来人往

立强从车上一跃而下，大步走向隧道内，在爆破现场来回检查，仔细确认。

“堵塞是正常的，高压线是因为爆破震动意外掉落，没有漏电现象，清理通道吧。”陈立强语气坚定。当通道清理完成、高压线再次安全投入使用后，陈立强才从隧道出来，此时已是中午12时。

在隧道里一待就是十多个小时，对于陈立强已是家常便饭，他熟悉隧道里的每一位工人，每一个机械。“天天陪伴，比了解女朋友还要多。”他笑着说。

00后殷继刚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来到隧道工地工作已有3年时间，负责项目物资机械调度，长期在隧道口的预制场内工作。

隧道外气温常年在零摄氏度左右，最冷时会达到零下40摄氏度，即便场内有地暖，也抵不住天山的寒冷，殷继刚身上常裹着一件迷彩棉服。

这些天他正在为组装新龙门吊而忙碌。“这是一个小型龙门吊，专门用于预制场材料的装卸，是场内的‘大力士’。”谈起机械设备，殷继刚有说不完的话，“项目上有多少机械，啥时进场啥时出场，我都清清楚楚。”